

03 種花分人挽

林焯慧¹

真久以前，阮兜巷仔口有躑一个阿婆，伊生做足奇怪的，彼陣我猶細漢，心內想講這款的模樣應該是佇日本 bàng-gà²才看會著，想袂到竟然會出現佇現實的生活當中。

阿婆的頭毛白蔥蔥，消瘦閣專皺痕的面容，予人寢看著的時有一點仔驚驚。因為濟歲矣，跂骨、手骨細細肢，瘦甲賸一重皮，身軀嘛已經隱痾甲強欲變做九十度，行路著愛托柺仔。若咧佻人講話的時，頭擔擔嘛才差不多佻我平懸爾。

就算按呢，阿婆嘛是袂堪得閒，無論透早我欲去讀冊，抑是欲暗仔時放學行過巷仔口，攞會看著伊佇厝跂的花園變東變西。有時掠蟲、有時薈草，甚至閣有才調搭菜瓜棚仔。伊定定一手擰柺仔、一手提水殼仔沃水，花園不時看會著開甲嬌噹噹的花蕊和生甲 tin-tin-tong-tong 的菜瓜，三不五時閣有通送予厝邊隔壁，和阮都食有著呢！阿婆就是遮爾分張，莫怪伊佇社區裡人緣真好，久來我就袂記得拄看著伊的時彼款驚惶矣。

我對阿婆印象上深的是有一回，一个生份人經過伊的花園，鼻著一陣迷倒人的花芳味。彼个人目睷那巡手那雕樹仔極，有遐久仔才去予伊 phián 著一蕊大大蕊的花，彼

就是轟動阮彼條巷仔的一欉花，叫做「五爪桃」。伊的花佻葉仔攞是青色的，外行人欲挽是真德揣著伊，莫怪彼个人一下挽著花就歡頭喜面，也無問看花是啥人種的，無講無但越頭就做伊走！這個情景真正路見不平，氣死閒人，我和阿母看袂做得就共阿婆講：「阿婆，有人共你偷挽花呢！」想袂到阿婆無寬無緊應阮講：「煩惱伊啊！種花分人挽，哪有要緊？」

阿婆的花園佇我不知不覺的日常沓沓仔失去光彩，芳貢貢的五爪桃嘛無聲無說消失去矣。我定定會想起伊送阮的菜瓜是遐爾仔甘甜；想起伊挽一蕊五爪桃予阮紮轉來厝裡，園跂客廳芳幾若工猶毋甘擲掉；想起伊對待每一个人攞是喙笑目笑、輕聲細說，莫怪人講送花的手會留落芳味。我想阿婆伊就是遮爾有腹腸，嘛用歡喜心做藥方才會當克服身體的病疼，活甲遐爾有尊嚴，遐爾予人數念！

¹林焯(Tsiau)慧

²閣唸做 bàng-gah/kà/kah

04 溪頭的記持

吳桑源¹

溪頭是我細漢捷去的風景區，有爸母𦉳路，阮囡仔是顧咧耍就好，一點仔煩惱都無。車頂，老母和阿兄驚眩車攏目睷瞞瞞，我無這項症頭，顛倒是褌甲大大蕊，規路看田庄人作穡、欣賞遠遠低低的山。欲到的時樹仔變甲足大穰，鳥仔、螻蛄的叫聲攏參平地的無相𦉳，溫度嘛降低袂少。

昨昏有機會閣去一遊溪頭，佇大學池附近看著一條無人行的路。這條毋是紅毛塗鞏的步道，干焦是落雨了後的爛塗糜和坎坎坷坷的大細粒石頭，因為好玄，我選擇這條較崎的路。

佇彎彎幹幹的路裡，想起威嚴若山的老爸嘛有溫柔的一面……。

國小三、四年仔的時，有一擺爸母冤甲強欲離婚，雖然我猶細漢，毋過體會會著厝裡的氣氛真無仝。我暗暗仔注意，食飯、做工課俗暗時看電視的時陣，老母攏無想欲參老爸講話，敢若伊是空氣仝款。細漢阿舅嘛來厝裡苦勸阿母，參阿母講真濟話。我感覺代誌大條矣！覘起來哭，毋知欲按怎才好。

半個月了後的一个禮拜透早，阿爸講：「準備來去溪頭

跔山。」伊細聲仔叫我去招阿母，因為阿母上疼我，一定會答應，老爸閣招大漢阿姑和姑丈做伙去。我心肝內知影老爸的用意，伊預顛講好聽話，所以用行動表示心意，伊想欲講的應該是：「婿某的，歹勢啦！進前我毋著，予你氣遮久，我𦉳你出來去迺迺，好無？」

感謝阿舅勸解和阿姑出手幫贊，溪頭遊覽當中，阿母出現難得的笑容閣和老爸那講那笑，個和好囉！我嘛會當放心矣。遮濟冬過去，記持猶是清清楚楚。這馬個真少冤家，老爸的眼神加真溫柔，伊猶會鬥做家事，毋過老母會唸伊笨跛笨手。

參往擺仝款，這改嘛佇神木遮歇睏配一粒茶米卵，因為卵殼必巡，所以滷甲芳貢貢。親像佇感情路上，冤家量債是閃避袂開、吵家拈宅是在所難免，有智慧的人會讓一步，佇必巡的空喙濫一寡芳料入去，予對方了解咱的心意。

歇睏了，沿溪邊的小路落山，輕輕鬆鬆、無煩無惱，親像清涼的溪水。

¹吳桑(Song)源

05 蛇蝥阿祖

曾菁怡¹

彼工欲暗仔，阮共一包猶未食了的鹹酥雞因佇桌頂，規家伙仔就出門去運動。轉來的時已經暗矣，看著桌頂彼包芳貢貢的鹹酥雞，隨閣感覺枵饞起來，想講來食一下仔啖糝咧，結果今仔共徙振動，幾若隻親像我尾指遐爾大的蛇蝥就對內底趟出來，動作猛掠對四面八方旋去。雖然規个過程干焦幾秒鐘，但是已經造成驚天動地的效果，我彼兩個阿姊吱吱叫的喝咻聲，強欲共厝頂掀開！

蛇蝥敢有遐恐怖？老實講，我對這種蟲豸有淡薄仔佩服。老師捌共阮講過，幾億年前，蛇蝥就佇咧地球生活，算起來會當講是活化石。毋過大多數的人對伊攏無恰意，可能伊紅紅扁扁的外表無真嬌，閣愛無聲無說趟來趟去，兩枝鬚不時都撇咧撇咧，予人毋知伊咧想啥，嘛毋知伊繼落來會有啥物動作。猶閣有一步稜，蛇蝥是會飛的蟲豸，伊無親像蝶仔按呢飛起來若跳舞的仙女，予人看著心情就爽快，顛倒是像呷揖揀的檳榔粕按呢飛來飛去，予人看著就想欲提淺拖仔共馘落來。

阮兜干焦阮彼兩個阿姊驚蛇蝥，對個來講，指頭拇大的蛇蝥敢若是會食人的暴龍，逐甲個無地覘。有一擺阿姊的房間傳來 pin-pin-piàng-piàng 的聲，過無倂久就聽著個哀

爸叫母咧喝：「救人喔！救人喔！」我一下入去個房間，阿娘喂，規个房間若戰場咧！椅仔、桌仔歪膏擗斜，課本、文具掖甲規塗跂，電風嘛毋知予啥物物件撼著，頭煞歪一升。兩個阿姊枕頭摺牢咧待佇眠床頂若釘根咧，目睷睷彼隻佇壁堵的蛇蝥。蛇蝥的翼一下展開，阿姊個就開始吱吱叫，佇眠床頂跳來跳去。

我隨褪一跤淺拖仔，講：「免驚！我來救恁矣！」我共彼隻蛇蝥飛行的路線相準準，按算提淺拖仔共拍落來。毋過伊敢若知影我的心思，逐擺都早一步閃過我的攻擊。我舞甲怦怦喘，彼隻蛇蝥顛倒看著老神在在，敢會是咧對我耀武揚威？

落尾我心肝掠坦橫，相準準就提淺拖仔大力共擊過去，啥人知影，阮二姊哀一下講：「你哪會提淺拖仔共我擊啦？」

¹曾菁(Tsing)怡